

中國現代文學 作品選

多幕劇選

安 徽 大 學

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

I277.2
50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

多幕剧选

1921—1949

安徽大学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室



目 录

田 汉

名优之死..... (1)

曹 禺

雷雨..... (34)

原 野..... (205)

夏 衍

上海屋檐下..... (383)

芳草天涯..... (452)

郭沫若

屈 原..... (552)

陈白尘

升 官 图..... (645)

贺敬之等

白 毛 女..... (729)

后 记..... (830)

名 优 之 死

田 汉

人 物：

刘振声——名老生。

刘凤仙——坤角青衣。

刘芸仙——坤角老生。

萧郁兰——坤角花旦。

左宝奎——小丑。

杨大爷——当地流氓化的绅士。

王梅庵——小报记者。

何景明——新闻记者懂医学。

阿 蓉——刘凤仙的跟包。

阿 福——刘振声的跟包。

其 他

时 间：

现代。

地 点：

上海。

第一幕

大京班后台。

名角儿扮戏的特别戏房。

名丑左宝奎扮好《乌龙院》里的张文远。坐在刘老板的大镜子前面，故意地仔细端详。

萧郁兰。一位新来的坤角花旦，扮好阎惜姣也坐在镜子前面跟左宝奎闲谈。

左宝奎 （把面部化妆斟酌了好一会）今晚也不知怎么回事，老扮不好。

萧郁兰 （一面理着头上的珠翠）得了。扮得再好也是个小花脸儿。

左宝奎 （仍是一面匀粉）别瞧我是个小花脸儿，在阎惜姣的眼睛里，还是个大大的小白脸儿呢。

萧郁兰 这才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左宝奎 不，不是“出西施”，是“出张文远”。（彼此大笑）这是咱们梨园界挺公道的地方，人家自以为是漂亮人物，有资格骗人家老婆的，咱们在戏台上偏叫他去丑。

萧郁兰 （微笑）不过左老板也只好在戏台上骗骗人家的老婆罢了。

左宝奎 那不就成了吗？人总得安份，象我这样的平凡人，能够在后台跟萧小姐这样的聪明姑娘谈谈，就够幸福的了。

萧郁兰 同我？我有什么好？我看你同她才谈得起劲儿呢。

左宝奎 你说谁？

萧郁兰 （努一努嘴）听！

〔内刘凤仙唱《玉堂春》中一段“二六”：“打发公子回原郡，
悲悲切切转回楼门，公子立誓不再娶，玉堂春到死我誓不接人哪。”
接着台下叫“好”之声。〕

左宝奎 （悟）哦，凤仙儿啊。

萧郁兰 可不是吗！

左宝奎 （鄙笑）那种没有良心的女人我同她谈得起劲儿？

萧郁兰 （低声）怎么说她没有良心？

左宝奎 你不知她跟刘老板的关系？

萧郁兰 我才来几十天嘛。

左宝奎 我告诉你吧。……

〔后台经理匆匆上。〕

经 理 老板来了没有？

左宝奎 还没有来咧。

经 理 （顿足）那怎么办！《玉堂春》就要下了。

左宝奎 叫前台马后点儿吧。他误不了。

经 理 真是老板平日总是早到的呀。（下）

萧郁兰 （女性的好奇心，低声）你说她怎么没有良心？

左宝奎 （低声）我对你说了，你可别告诉人家。

萧郁兰 那自然哪。

左宝奎 谁相信你！叫一个女人守秘密，好比叫孙悟空守蟠桃园，非坏事不可。你得发誓。

萧郁兰 那么，（戏腔）你且听了。

左宝奎 （戏腔）大姐请讲。

萧郁兰 左老板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要是告诉了人家，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

左宝奎 哈，哈，你倒唱起《坐宫》来了。

萧郁兰 好，这一下可真发誓了，我若告诉了人家，到下一辈

子再变女人。

左宝奎 还再唱花旦。

萧郁兰 左老板也再唱小花脸儿跟我配戏。

左宝奎 得，下辈子再唱小花脸儿可受不了。……老实告诉你吧。你猜凤仙儿先前是干什么的。

萧郁兰 那倒不晓得。

左宝奎 她呀，她是从小就卖给人家当小丫头的。时常给她太太打得皮青肉紫的。有一回失手砸碎了她太太的一只玉镯子，一想这可没有命了，才逃到外面来，又没有亲戚朋友可找，就躲在人家屋子后头哭。刘老板看见了，觉得怪可怜的，就把她给收留在家里，替她出钱请师，教她唱戏。老板是个戏桶子也亲自指点她，又跟她制行头。真是在她身上没有少花心血，少下本钱。

萧郁兰 那么现在顶顶大名的刘凤仙合算是刘老板给一手提拔出来的了。

左宝奎 可不是。

萧郁兰 那么，凤仙儿得大大地报答刘老板才是啊。

左宝奎 对呀。从前这孩子对刘老板倒还好，近来可越弄越不成话了。

〔内刘凤仙唱：“皮氏一见变了脸，她说犯妇害官人，约同乡邻共地保，拉拉扯扯到公庭。”

台下采声和怪声叫好之声不绝。

萧郁兰 凤仙儿的人缘可真不坏。

左宝奎 咳，论聪明、论扮相确是一块好料，就可惜被那班坏蛋给捧坏了。……老板最讲究戏德，戏味，眼巴巴地望她成好角儿，可她偏不在玩意儿上用工夫，专在交际上用工夫，因此外行越加欢迎，内行就越看不顺眼儿了。……这

还不算，你看见老坐在右楼第一个包厢里的、那个戴尖顶儿帽的没有？

萧郁兰 （想一想）是不是那姓杨的？

左宝奎 你怎么认识他？

萧郁兰 昨儿个他还同一位报馆记者问我要照片儿呢。

左宝奎 你当心，那真是个好小子，社会上有了这种人就象家里有一窝耗子似的，什么好东西不给破坏完！

萧郁兰 他今晚又来了吗？

左宝奎 他每晚都来。有许多真想看咱们的戏的，不是没有钱，就是没有工夫，偏他又有钱，又有工夫。

萧郁兰 我看每逢凤仙儿上。他就坐在那儿看戏，凤仙儿一下他就溜到后台来了。难道还想打凤仙儿的坏主意不成？

左宝奎 不是打她的坏主意、莫非还真爱她的艺术！

萧郁兰 他岂不知凤仙儿是刘老板的。

左宝奎 这年头讲的是霸道，只要是自己喜爱的，还管他是谁的？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人家，只怪自个儿不好。（笑望萧郁兰）象咱们萧小姐这样的正派姑娘，人家能勾引得坏吗？

萧郁兰 （笑了）那倒说不定。哈哈。

〔刘振声的跟包阿福上。〕

左宝奎 （对阿福）阿福，老板来了吗？

阿福 这就来了。（预备脸水等。）

〔内刘凤仙唱：“王公子一家多和顺，奴与他露水夫妻有的什么情！”〕

〔接着有人怪声叫“好嘛”。〕

〔经理痰上。〕

经理 老板还没有来吗？

阿福 就来了。

理 (拭汗) 真把我给急死了, 再不来可真要误了。

左宝奎 叫前台再马后点儿吧。

〔经理下。〕

〔刘振声, 一代名优。抑郁执拗之态可掬, 便服上。〕

左宝奎 哦呀, 老板来了。

刘振声 (略拱手) 辛苦, 辛苦。

左宝奎 萧郁兰 辛苦, 辛苦。

〔刘振声就坐, 吸烟后, 徐徐洗面化妆。〕

左宝奎 家里有事吗? 您平常挺准时的。他们催了好几趟了。

刘振声 来了几个老朋友, 没有法子啊。前面谁的戏?

左宝奎 凤仙儿的《玉堂春》, 早就要下了。您没有来, 只好再叫她马后。

刘振声 唔。(穿上彩裤, 着上靴) 阿福, 抬头。

〔阿福给刘振声掬水纱, 戴上网巾等, 动作熟练迅速。〕

刘振声 (一面扮戏, 慨然对左宝奎) 宝奎, 我也许不久上烟台去。

左宝奎 为什么?

刘振声 今天一位朋友从烟台来邀人, 我说我去。

左宝奎 (惊) 您怎么能到那样的小地方去?

刘振声 那个地方虽小, 懂戏的倒不少。再说, 我也想走动一下。……

左宝奎 (同情) 您走动一下我也赞成, 凤仙儿呢?

刘振声 (一面扮戏, 默然有顷) 谁管得着人家呢。

〔左宝奎、萧郁兰相视默然。〕

〔内刘凤仙白: “大人哪。……(二六): 王公子好比采花蜂, 想当初花开多茂盛, 他好比蜜蜂儿飞来飞去采花心, 到如今朝风暮雨摧残尽, 为何不见蜜蜂儿行?”〕

〔内小生白：快快出院去吧。”

〔内刘凤仙白：“是。悲切切哭出了都察院……”

左宝奎 凤仙儿快下了。

〔内刘凤仙唱：“看他把我怎样行。”

〔刘凤仙着“玉堂春”戏装上。

左宝奎 辛苦，辛苦。

刘凤仙 辛苦，辛苦。今天真倒霉。弦子调门打得那么高，把我的嗓子都给逼哑了，后台还老是马后马后的。唷，先生您可来了。

刘振声 （点头）来了。

刘凤仙 怎么来得这么晚哪，家里有事吗？

刘振声 来了几个朋友。

刘凤仙 永康给我送衣服来了没有？

刘振声 没有。（扮得差不多好了。）

刘凤仙 阿蓉回头去催一催。（一面卸妆。）

阿福 （一面替她卸妆）是。

〔杨大爷，一位头戴尖顶帽儿的绅士，同一小报记者王梅庵由右上。

杨大爷 （对王梅庵）你到后台来过没有？

王梅庵 没有。

杨大爷 到后台来玩比在前台看戏有趣得多。

〔左宝奎将上场，恰与杨大爷相撞。

杨大爷 啊，左老板！（握手。）

左宝奎 呀，杨大爷，老没有见。

杨大爷 瞧你这坏蛋，不是昨晚还见过的么？

左宝奎 哦，不错，咱们昨晚还见过的哩。这些日子我不知怎么了，简直弄得晕头转向的。难得杨大爷每晚都来捧我，阿福，给杨大爷沏杯好茶。

〔内声：“左老板快上了。”

左宝奎 请坐，请坐，我一会儿就来陪您。（带着笑急下。）

杨大爷 （望着他上场，回头向王梅庵）这坏蛋，当我每晚来是捧他的咧。

王梅庵 哈哈。这样的误会是常有的。

杨大爷 （忽见刘振声，有些惶愧，赶忙招呼）啊，刘老板。您好？

刘振声 （冷然）您好？请坐。

杨大爷 （介绍王梅庵）这位王先生，是《春申日报》的。

刘振声 （略起身）哦，请坐。

杨大爷 这是刘老板。（四顾寻刘凤仙。）

〔萧郁兰默坐，等候上场。

杨大爷 （见萧郁兰）啊，萧小姐，您好？

萧郁兰 （微笑）我好，杨大爷您好？

杨大爷 好。（给王梅庵介绍）这位就是萧郁兰、萧小姐。

王梅庵 哦。（招呼。）

杨大爷 萧小姐刚来不久，虽则唱花旦，后台都恭维她是“女圣人”，象我们这样的人她睬都不睬哩。哈哈！

王梅庵 真乃“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萧郁兰 （笑）哪儿啊。我是个蠢孩子，什么话也谈不上来，您啦多原谅。

杨大爷 别客气了。瞧您多会说话。哈哈。萧小姐，在北京的时候也常看你的戏，那时候你的名字叫玉兰，怎么这会儿又改郁兰了呢？

萧郁兰 从前有爸有妈，心里挺痛快，所以叫玉兰；这会儿单剩我一个人出门在外，心里挺别扭，挺郁闷的，所以就改了郁兰了。

杨大爷 郁闷干嘛呀？象萧小姐这样的姑娘到哪儿都受欢迎的。还是叫玉兰的好。我挺喜欢这名字。（用手指写在掌心）玉兰。（向掌心一吻。）

萧郁兰 （鄙视的微笑）怕不够味儿吧。

杨大爷 够味儿极了。

〔王梅庵、萧郁兰皆笑。〕

〔刘凤仙换好旗袍由屏风后面转出来。〕

萧郁兰 够味儿的在后头呢。

〔内丑白：“大姐，开门来。”〕

萧郁兰 来了……。〔向杨大爷等〕您坐会儿。（一笑匆下。）

刘凤仙 唷。杨大爷，您刚来的吗？

杨大爷 （狼狈）啊，凤仙！我们来了一会儿了。……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春申日报》的王先生。（对王梅庵）这就是刚才演《玉堂春》的——你叫好把嗓子都给叫哑了的刘小姐。

刘凤仙 哦，请坐。

杨大爷 王先生一向仰慕你的艺术，几次要我带他来看你。

刘凤仙 不敢当。

王梅庵 刘小姐的色艺我们一向是很佩服的。昨天我还在报上发表一篇恭维您的文章。您的玩意儿可真棒，有些读者还提议要给您封王哩。

刘凤仙 唷，那怎么敢当，都是您捧得好。

杨大爷 是呀，前回你那张照片就是在王先生的报上登出来的。

刘凤仙 谢谢。

王梅庵 可惜是本装的，而且小了些，最好请刘小姐再给我一张大点儿的戏装。

刘凤仙 有。家里有。《汾河湾》的，《御碑亭》的全有。杨大爷常到我家的，回头请杨大爷交给您得了。

〔刘振声一面化妆，一面嫉怒的表情。〕

杨大爷 对啊，我常去她家的，回头我交给你吧。

王梅庵 好。不过挺好是《玉堂春》的。

刘凤仙 那倒没有。

杨大爷 不要紧啊，我带她去拍儿张得了。总之，关于凤仙儿的事都包在我身上。

刘振声 （忍无可忍，以拳击桌）什么东西！

杨大爷 （推开王梅庵，怒目对刘振声）你骂谁？

刘振声 （不欲启衅，最后的隐忍）我骂别人，不关你的事。

杨大爷 说话可得清楚点。

刘振声 没有什么清楚不清楚的，谁不是东西，我就骂谁。

杨大爷 （瞪眼）好！（四目对射。）

〔内旦白：“三郎随我来。”

〔丑：“来了。”

〔萧郁兰、左宝奎同下场，就是说回到扮戏的房里。

萧郁兰 （打量一下）怎么哪？

左宝奎 嗐呀，杨大爷，我不是说一会儿就来陪您的吗？怎么生我这么大气呢？

萧郁兰 老板，望他干嘛！快上呀！

众内白：“退堂了。”

刘振声 （由愤怒回复到他的艺术的世界）列位，少陪了。

（下。）

〔刘振声内唱“二簧平板”：“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衙前来了宋公明。”

第二幕

午后二时。

刘振声之家，刘凤仙居室，锦帐低垂。

刘振声之另一女弟子刘芸仙由右门轻轻登场，至榻前，略掀帐子，唤刘凤仙起床。

刘芸仙 姐姐，姐姐，起来呀。

刘凤仙 （在床上闭着眼睛答应）唔。

刘芸仙 起来呀，先生叫你起来吊嗓呀。

刘凤仙 唔，就起来了。（可是动也不动。）——

刘芸仙 怎么又不起来呢？时候真不早了。

刘凤仙 （带愠）晓得了。

〔刘芸仙只好暂下。

〔帐子裡面的刘凤仙仍无起意。

〔一会儿刘芸仙又轻轻走至榻前。

刘芸仙 姐姐，姐姐，起来呀，怎么还没有起来呢？

刘凤仙 （刚入好梦，被其叫醒）老在这里叫什么！好容易睡

一会儿又被你给吵醒了。

刘芸仙 先生要我来催你的呀。

刘凤仙 催，催什么命！一会儿不就起来啦？

刘芸仙 一会儿一会儿的，脸水都凉了。

刘凤仙 凉了不好再打？——

刘芸仙 我哪有工夫。

刘凤仙 你没有工夫，谁有工夫？人家每天黑更半夜地回来，教

你打盆脸水都没工夫？……

刘芸仙（忍气换水）好，水打好了，快起来吧，姐姐。张先生等了好半天了，见你没起来，到间壁左老板那儿去了。

刘凤仙 好，别怨鬼似的在这儿吵了，我就起来了。

〔刘芸仙见叫也没有用，再退下。

〔帐子里的刘凤仙仍无起意。

〔一会儿刘老板自己上来了。刘芸仙跟在后面。

刘振声（走到榻前，略掀帐子，慈母似的）凤仙，凤仙！起来呀。

〔刘凤仙不语。

刘振声（略推推她）凤仙，凤仙！该起来了。快三点了。

刘凤仙 唔——哦。先生，一会儿就起来。

刘振声 就起来？咳，这“就”字是最坏事的。

刘凤仙（孩子似的）昨晚睡的太晚了。

刘振声 谁不睡得晚？我也是三点才睡的，可是凭怎样睡得晚，早十点总得起来的呀。

刘凤仙 谁都象您？胡老板他们起得比我还晚呢。

刘振声 所以我常说我们戏班里习惯太坏了。胡老板原本工夫挺扎实，他起得晚是因为有了嗜好，因此嗓子也差了。你又不抽大烟，干吗学他起得晚呢？

刘凤仙（撒娇地）先生，我也抽抽大烟好不好？（作抽烟声。）

刘振声 好，那么一来你就有出息了。快起来，再不起来我要掀被窝了，

刘凤仙 嗡……（一翻身，又向里面睡去了。）

〔刘振声离了她，坐到床边茶几椅上，刘芸仙给他点上香烟。

桌钟敲三点。

刘振声 （喝了一口茶，对帐子里）凤仙，听，三点了。再隔几个钟头，昨晚排的戏就得上。快起来走一走吧。

刘凤仙 那样的新戏马马虎虎得了。

刘振声 怎么能马马虎虎？老戏是本钱，新戏跟我们开路，都不应该马虎，知道吗？（有许多话想说又不愿意说，但终于吐出来这么一部分）还是听我的话爱重咱们的玩意儿吧。学咱们这一行，玩意儿就是性命。别因为有了点小名气就把自己的命根子给毁了。玩意儿真好人家总会知道的，把玩意儿丢生了，名气越大跌得越重，多少名角儿不都这样垮了的吗？……人总得有德行。怎么叫有德行呢？就是越有名气越用功，我望你有名气，可更望你用功。

刘凤仙 难道我没有用过功？

刘振声 用过的，你从前真是个求上进的孩子，不枉我教你一场。我望你成功比望我自己还要切，所以责备你就不能不严。凤仙，你比从前变多了。从前不管是下雨下雪，天还没亮，你就起来跟妹妹一块儿喊嗓子，打把子。现在你却睡到这时候还不起来；从前你听我的话，现在你好像觉得我的话都是害你的了，不知道那些恭维你的话才真是毒药啊。

刘凤仙 （不服）我知道了。

刘振声 你知道就好。

〔琴师携琴上。〕

刘振声 啊，张先生你来了。

琴师 来了好半天了，上左老板那边坐了会儿。

刘振声 左老板在家吗？

琴师 在家。

刘振声 我以为他到会里去了呢。他们不是搞了个丑行联合

会，说今天开会的吗？

琴 师 不，改明天了。

刘振声 这个我倒挺赞成。

琴 师 听说占行也要组织联合会了。

刘振声 这好，从前咱们唱戏的靠大人先生们保护，可他们总是嘴里说得好听，骨子里看不起咱们，吃咱们，现在该咱们自己联合起来保护自己了。

琴 师 是呀，我们搞场面的，现在也组织会了。

刘振声 场面也有会了吗？那好，大家商量着好办事。……

（向帐内）凤仙，快起来吧。张先生来了。

刘凤仙 （在被内）唔。

琴 师 我来两次了。我想大小姐这会儿该起来了，还没有起来吗？哈哈。

刘振声 （替她辩解）昨晚戏完了又接着排到一点，睡得晚了些。

刘凤仙 （掀帐笑窥）啊呀，张先生这么早就来了吗？

琴 师 还早呢，都快吃晚饭了，大小姐。

刘振声 快起来吊一吊吧。

刘凤仙 好，这就起来了。（一面披衣，揉眼）人家还没有睡醒呢。叫妹妹先吊吧。张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去洗洗脸就来。（趿着拖鞋匆匆由右门下。）

〔琴师调好琴。

刘振声 那么芸仙，你吊吊吧。

刘芸仙 好。

琴 师 （一面弄琴）唱什么呢？……

刘振声 就把昨天学的《昭关》后段吊一吊吧。

琴 师 （奏弦）好，来呀。